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三十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下

荒政下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詔曰自夏以來隂雨過節其減大官導官尚方内府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七月勑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覈所傷為除田租芻稾

安帝即位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二年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内貧民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準吕倉分行兾兖二州稟貸流民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饑故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藁稟上郡

貧民各有差二月稟九江貧民

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又調濵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三司既不奏聞又無舉正欺罔罪大方今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灾

疫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者年七歲以上人錢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

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領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為收斂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禄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稟賦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録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吏用心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藁

陽嘉元年二月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

詔案行禀貸勸農功賑乏絶禀冀州尤貧民勿收田租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勿考竟須得霔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貸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給貧羸

桓帝建和元年詔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今年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户兾州尤甚詔所在賑給乏絶安慰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

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迺償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絶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人錢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為收斂其亡失穀食稟

人三斛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宫令之鹽監穿渠為民興利令郡國遇灾者减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

賦邮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収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並紀

奴婢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紀下同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没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

皆免為庶人

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畧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人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畧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托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畧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没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

禁厚葬

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紀下同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喪貴致哀禮在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豈祖考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安帝永初元年禁彈財厚葬

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

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

司不舉怠放日甚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

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王符著書以譏當時號潛夫論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

棺葛采為緘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

方土裁用膠漆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迺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庶迺可僭侈過天

道乎王符傳

永元十六年司徒張酺甍酺病困勑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為三公不能使從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袁宏紀

趙咨遺書勑其子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

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穨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宅穸華夏之士爭相陵尚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遺於速變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

范冉(一作丹)臨終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既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

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足令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並本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纒以纊綿牢以釘密吾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本傳

臣天麟按竭貲用以奉窀穸西都雖未設禁然觀貢

禹言於元帝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
上生楊王孫報鄭侯書亦曰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
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由此觀之則末俗
浮侈自西京已濫觴矣中興以後茂禮違制日以滋
甚故自建武永平詔書數下明立禁防而王符著論
深譏當世生不極養死迺崇喪往往貴戚豪右莫能
易華迺質獨高人達識不為流俗之所遷染如楊震
鄭宏王堂鄭元輩皆遺令葬薄以矯愚俗周磐勑其子

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示不忘聖道趙咨將終亦告其故吏使薄斂素冠籍以黄壤欲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噫若數子者其特立獨行不展轉於流俗者歟

瘞遺骸

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

五千紀下同

質帝即位以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本初元年二月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届節掩骼埋胔之時其徼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

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

永壽元年洛水溢鴻德苑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収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

東漢會要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収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畒益廣焉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迺詔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茍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

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迺實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劉隆傳及光武紀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塉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迺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傳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

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迺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傳

仲長統昌言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雖由禁網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并去末作以一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

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什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

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
官田力堪農事迺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傳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
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賦大
半官収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彊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威福移於
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也孝
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迺限人

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正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崔寔政論

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寛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荀悅論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並郡國志注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

什一之税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税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令布帛為租則吏多姦誠非明王所當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為然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筭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畝十錢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陸康上疏曰良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筭賦

漢法常以八月筭人見皇后紀按西都之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筭賦故兩漢率用八月筭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復口筭紀下同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筭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筭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筭

桓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筭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紀下同

安帝元初六年會稽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有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一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當戍邉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邉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

即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明帝紀注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紀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紀下同

和帝永元六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十四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二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筭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筭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桓帝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

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志

明帝即位赦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桓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 並紀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収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収采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扵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

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朱暉傳

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

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二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説帝斂天下田畞十錢以修宫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

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宫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絶修宫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

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黄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張讓傳

時帝多蓄私藏収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為之導引也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呂強

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徵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内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迺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馬援傳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機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

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當今

地廣而不得耕民庶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餘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帝竟不鑄錢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宦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理文章不便人用董卓傳

鹽鐵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官志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

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紀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朱暉傳

和帝即位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紀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紀

禁沽酒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已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紀下同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蔓饑饉荐臻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罷貢獻

建武十三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循吏序

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奏乞罷之明帝從之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迺上書陳狀和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内頗有灾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逺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本紀衣紀作漢陽都尉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宋喆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兵上

光武中興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秀隆準日角宛人李守好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

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議歸舂陵舉
兵凡得子弟七八千人從新市平林兵與共攻宛漢兵
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縯患之會下江兵至縯説下
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
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鋭氣益壯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
圍宛舂陵戴侯曽孫玄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
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

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聖公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郾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陽秀發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乗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内豪

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更始殺
劉縯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
宣平城門入已酉城中少年趙讙並和呼曰反虜王莽
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殿旋席隨斗柄
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羣臣扶莽
之漸臺時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
數十人傳莽首詣宛梟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邯鄲卜者王郎自立為天子

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移檄邊郡共擊郎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四月進攻邯鄲連戰破之王霸追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耿弇說曰王郎雖破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復劉氏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

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拾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降之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連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絶望則有去歸之思語言甚誠切

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會儒士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為淮南王雜紀傳

臣天麟竊嘗謂先漢之開基以父老苦秦苛法之久東都之再造以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孝文寛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末泯而莽乃竊窺漢鼎盜有神器三輔豪傑既共起而亡之矣當是之時如王郎

彭寵盧芳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輙數郡響應者何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彼皆以存劉氏為辭故不擇賢否不別真偽俱樂為之歸附也更始盆子雖以宗室為衆所立然皆昏庸無知失身盜賊故卒以無成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王自有真宜其身濟大業時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始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

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徐間恐其衆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自武關徐宣謝禄楊音從陸渾關兩道俱入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兵敗赤眉衆遂大集西向帝城以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諸將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

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封為長沙王更始請降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乗勝獨克

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千數三輔
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使
謝禄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葬之於
霸陵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
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奉守高
赤眉引兵欲西隗囂遣楊廣擊破之乃復還發掘諸陵
鄧禹遣兵擊之反為所敗赤眉復入長安禹兵敗走帝
遣馮異代禹討之異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召鄧

禹還毋與羣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来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復妄進兵三輔大饑赤眉旁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三年正月鄧禹率鄧弘等共攻赤眉大為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賊悉衆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卒起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兵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

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萬餘人帝令縣厨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强服也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雜紀傳下同

光武平漁陽

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二年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况約寵俱歸大司馬秀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帝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

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収士心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召寵寵妻勸無行遂發兵反自將二萬人攻朱浮於薊帝遣鄧隆助朱浮誘彭寵寵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三年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彭寵妻數為惡夢卜筮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

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斬寵及妻頭詣闕帝封子密不義侯

光武平齊

更始元年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城拜張步為輔漢大將軍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永破之三年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

齊地據十二郡馬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四年上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五年蘇茂將兵救建馬武為茂建所敗龎萌反與董憲連和上詔耿弇進討張步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帝時幸蒙乃自將輕兵晨夜馳走赴龎萌等勒兵挑戰二十日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迺率衆進攻桃城四

面攻𡌴三日大破之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屯祝阿鍾城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進攻巨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二城之間先攻臨菑拔之入據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二十萬乃攻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迺至引精兵橫突步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兵

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

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入據其城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為安丘侯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召囂囂至長安後復逃歸天水招集其衆興修舊業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建武元年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盡有

益州之地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援曰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公孫述聚兵十萬人數遣將間出囂與馮異合埶兵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乃從隗囂受建武

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懐異心使辯士說融與隴蜀合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它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均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因授融為涼州牧時關中諸將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囂言三輔單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

囂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六年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休諸將於洛陽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於惑衆帝迺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絶須其惡熟乃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四月上幸長安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行廵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乘其不意卒擊廵軍大破之祭遵

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立囂為朔寧王遣兵為之援執八年來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自悉其衆萬餘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助之累月不能下閏四月帝自將征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言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數道上隴詔告囂曰若束

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欲遂為縣布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囂窮困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為之副八月歙卒馮異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年岑彭吳漢劉隆伐蜀募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夏來歙與蓋延等克下辯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月次長

安岑進拔武陽勢若風雨蜀地震駭臧宫擊延岑大破之其衆悉降十月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岑彭吳漢自夷陵泝江而上伐公孫述進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岑岑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臧宫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宫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

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鋭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刺述洞胷墮馬其夜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上詔竇融入朝吳漢自蜀振旅而還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兵中

宿衛

光禄勲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宫殿門户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户考其徳行而進退之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

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掌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為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曹操為南中郎將　羽林郎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

號嚴郎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十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並百官志

衛士

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宫門衛士

南宫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宫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掌劍戟士徼循宮並百官志

饗遣故衛士儀見禮類

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百官志注

金吾緹綺

執金吾緹綺二百人志

北軍五營

北軍中候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長水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

人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並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

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

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

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

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

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

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

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别營領屬為别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百官志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百官志

黎陽雍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竇憲傳注漢官儀云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本紀注曰扶風都尉居雍縣虎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

京兆虎牙都尉百官志按和帝時竇憲已發雍營騎士而紀云初置志云復置豈中間罷之耶

當考

順帝永建元年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為中軍校尉傳云佐軍鮑鴻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馬芳為助軍右校尉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本紀并傳

郡國兵突騎　奔命　積射

光武擊中山所過發奔命兵本紀注云舊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遣吳漢擊諸賊北發十郡兵紀又吳漢傳云發十郡突騎

吳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張純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百官志

七年二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紀

光武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尚均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中山王焉上疏辭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

決皆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祭彤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來苗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竇固傳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本傳

永平六年發八郡迹射征叛胡紀

鄧晨將積射士三千人擊賊積與迹同

劉尚將三輔積射討西羌西羌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部發庫兵擊之楊由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擊之梁慬傳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

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紀下同

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

四年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建光元年初置漢陽屯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

永和三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甬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順帝遣燉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班勇擊焉耆王注謂金城燉煌張掖酒泉

桓帝延熹三年趙彦言賊屯在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討之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之類也

靈帝中平元年黄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盧植傳

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紀下

同

九年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筭

十六年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

一等勿咎諸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産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為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以上不用此書

十七年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所在父母同産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所在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桓帝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並紀

徙民實邊

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以東本紀及吳漢傳劉攽云常字下合有山字

明帝即位詔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已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紀

貫琮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邉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琮擢用其任職者與邉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傳

命將

建武四年拜馬成揚武將軍發兵擊李憲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馬成傳注共工氏之子好遠遊故祀以為祖也

建初八年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傳

橋玄為度遼將軍假黄鉞本傳

持節為將皇甫規傳

兵法

乏軍興肅宗紀注云軍興而致缺乏當死刑也

逗留鄧禹子鴻出塞追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畏愞祭彤伐匈奴坐逗留畏愞下獄免

沮敗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見鮮卑傳

兵器

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百官志下同

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

兵符

建武之初禁網尚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

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杜詩傳

安帝遣竇固擊西域詔耿秉等皆去符傳以屬固傳

馬政

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廏令一人主乘輿及廏中諸馬舊有六廏中興省約但置一廏後置左駿令廏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

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百官志

馬援好騎射善别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

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輙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馬援傳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

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

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賺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鞘音居竒反劉攽曰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一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廄馬非秉輿常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正月庚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廏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廏充滿始置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廏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

榷馬一匹至二百萬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廏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並本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東漢會要卷三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兵下

屯田

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傳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傳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傳

夏李通破公孫述於西域還屯田順陽十二月詔曰令

軍士屯田糧儲差積紀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傳

建武中張純將兵屯田南陽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百官志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

以屯田遂通西域匈奴傳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兵紀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西域傳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肖妾輸之役上迺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

永初中諸羌叛廼罷西羌傳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書奏帝廼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西羌傳

永建六年三月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紀云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鄧訓擊敗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鄧禹傳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紀

獻帝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為陂屯田通鑑

傅燮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傳

臣天麟按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元年云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桑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

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穀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噫屯田之利其博如此而漢人不知為之顧使操藉此以為征伐之資可不鑑哉

亭候 塢壁 烽燧

建武十年築亭候修烽燧本紀注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

二十二年罷邊郡亭候吏卒紀

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百官志漢制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

永初五年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西羌傳

元初三年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同上

永和五年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同上

樊準為河内太守修理塢壁傳

种暠為度遼將軍先宣恩信去烽燧塞候望傳

障塞

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百官志

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涼州刺史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紀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匈奴傳

盜賊

建武三年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

圍縣舍馮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鬭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

縣界清淨（馮魴傳）

五年郭伋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九年拜潁川太守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郭伋傳）

八年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兵守亦叛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

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
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
歸死臣願執鋭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
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迺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
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
衛地遣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
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恂傳

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収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紀

安帝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紀

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同上

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謹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鈎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刼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覺發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

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迺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冠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糺罰陳忠傳

順帝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迺以李固為荆州

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李固傳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

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迺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釡中知其不可久且

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迺嬰等更生之辰也迺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張綱傳

桓帝永壽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兖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司徒尹訟薦段熲乃拜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悉平段熲傳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

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容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

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乗鋭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盜悉定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召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乆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將幽兾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

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尚度傳

延熹中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召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規傳

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遷太山都尉寇賊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尚度傳

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張弓弩尅共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本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黄老道畜養弟子跪

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自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収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扵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

奉等為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鈎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宫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為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在所燔燒官府刼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

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廏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

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迺約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敗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乗勝進討汝南陳國黄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脱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及進擊東郡黄巾

卜巳於蒼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
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廼詔嵩進兵
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
廼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廼潜夜勒兵雞鳴
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
者五萬許人焚燒輜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甚
衆角先以病死廼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
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獲首十萬餘

人築京觀於城南皇甫嵩傳

自黄巾賊後復有黒山黄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隷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氐根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

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内諸山谷冦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黒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冦河内逼近京師於是出朱儁為河内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朱儁傳

刻石紀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拜竇憲為車騎將軍北伐匈奴執

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邉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邉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𣓨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

巳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栁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迺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

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兹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迺遂封山刋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

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戳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憲傳

類祭告功

和帝永元元年竇憲破北匈奴於稽落山詔曰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紀

東漢會要卷三十四